

1976年6月27日,法国航空139号航班从希腊雅典起飞,预定降落在法国巴黎。飞机从雅典起飞不久后,被一伙恐怖分子劫持。

次日凌晨03:15,飞机降落在了乌干达的恩德培国际机场。

劫机者共有10人,其中8人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成员,其余两人是德国恐怖组织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成员。

他们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的40名巴勒斯坦人和其他13名分别被肯尼亚、法国、瑞士和联邦德国拘留的从事恐怖活动的嫌犯。

7月3日乌干达时间23时30分,以色列突击队悄悄降落在了恩德培国际机场。在40分钟内,他们消灭了全部恐怖分子以及一部分帮助恐怖分子的乌干达军队, 将被扣押的100多名人质解救出来,交火中有3名人质被打死,以军地面指挥官约尼·内塔尼亚胡阵亡,他是现任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哥哥。

经典反劫持

跨越五国解救4000公里外人质

1976年7月2日下午3点,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格尔夫将军笔直地站在拉宾的办公室里。伏在办公桌上的拉宾正在审阅“霹雳计划”,手里像握短剑似的握着一支笔。

拉宾的手翻完最后一页文件,目光落在格尔夫将军脸上。

“你知道这支笔的重量吗?”拉宾慢吞吞地说,“它关系到100多名以色列人的命运。”

格尔夫将军回答道:“不,它关系到以色列的命运。”

这个计划实在是太大胆了!简直是天方夜谭!乌干达位于非洲中部,距地处西亚的以色列约有4000公里,中间还隔着埃及、

苏丹、索马里、埃塞俄比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尤其是劫机分子所在的乌干达本身就是一个狂热的反抗国家。以色列的对手绝不仅仅是几个恐怖分子,而是一个国家和它的全部国防军。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其说是去战斗,不如说是去送死!

然而,恰恰就是这一点,使计划成为可能。出奇不意,攻其不备,这是以色列军队常胜不败的法宝。

笔尖终于落到纸上,“霹雳行动计划”正式文本扉页上多了一行流利、优雅希伯来文字。

那是拉宾的亲笔签名。

阴谋劫机

瓦迪埃·哈达德是激进组织——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简称“人阵”的创始人之一,他鼓吹对以色列采取恐怖行动,把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列为打击对象,把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作为恐怖活动的战场。1976年6月10日,哈达德又在策划一次新的恐怖行动,他想抓一些犹太人作人质。

参加策划这次行动的人员除了以色列人都列为打击对象,把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作为恐怖活动的战场。1976年6月10日,哈达德又在策划一次新的恐怖行动,他想抓一些犹太人作人质。参加策划这次行动的人员除了以色列人都列为打击对象,把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作为恐怖活动的战场。1976年6月10日,哈达德又在策划一次新的恐怖行动,他想抓一些犹太人作人质。

剩下的关键问题是应当把把飞机劫持到哪个国家的机场?这一点哈达德早已胸有成竹,他的首选对象是乌干达的恩德培。虽然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曾是以色列的朋友,但是,自从以色列拒绝向乌干达提供用以进攻邻国坦桑尼亚的武器之后,阿明立刻翻脸。不言而喻,阿明定会对巴勒斯坦人的劫机行动持合作态度。

哈达德指定德国人温弗里德·伯泽任特遣行动的现场指挥。他自己则打算在索马里指导劫机行动。

恐怖分子们选定具体航班:法航139号班机,这是一架空中快车,从以色列飞往巴黎。劫机日期定在1976年6月27日。

劫持飞机

1976年6月27日这天,风和日丽。从特拉维夫飞往巴黎,中途在雅典着陆的法航139号大型客机上载有250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52岁的帕斯科·科恩带着妻子、女儿,正兴致勃勃地乘机去巴黎度假。机上像他们这样去旅游胜地度假的乘客为数不少。法国女子朱利亚·阿基泽拉特别从耶路撒冷看望姐姐回来,这会儿也飞往巴黎。多拉·布洛克是一位75岁高龄的老太太,正想赶往巴黎参加小儿子的婚礼。

法航139号班机按计划飞抵雅典。新上来了52名转机旅客,他们的手提行李没有受检。中午12时许,这架银白色的空中快车,沿着雅典机场的跑道徐徐升空,直刺苍穹,

在科林索斯海湾深蓝色的波涛上空,甩下一道弧形的白色尾烟。

老太太多拉·布洛克第一个发现异常现象。她转过身对同行的儿子小声耳语道:“你看,那两个阿拉伯小伙子带的箱子那么大,足以藏武器炸药。”

8分钟后,提示旅客系紧安全带的信号灯还没熄灭。突然,头等舱内一男一女跳起来,右手拔出手枪,左手挥舞着手榴弹。总机械师刚刚打开驾驶舱门,迎面撞见恐怖分子的手枪,一下子愣住了。那个瘦高个男人把他推回驾驶舱,随后跟进来抓起麦克风。

“我的名字叫阿什迈德·基贝西。”他的英语中杂有德语腔调,“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加沙旅接管了此次飞行的指挥权。如果你们保持安静,没有什么可疑的举动,就会安全无事!”

与此同时,普通舱内的两名年轻“人阵”成员也拔出手枪,他们同那两名德国恐怖分子重新调整了机内旅客的座位。

飞机先是降落在利比亚的班加西。劫机者释放了一名孕妇。

重新起飞后,飞机于1976年6月28日当地时间3时15分降落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恩德培机场。

机场牢笼

飞机徐徐驶近机场的一栋旧大楼,几扇舱门同时打开了。但是,人质并没有获得自由。他们被迫穿过乌干达士兵“夹道欢

迎”的队列,走进旧机场楼大厅。伯泽用扩音器对大家说:“我想提醒诸位,你们仍然处在我们的监护之下。”

当天下午5点,乌干达总统阿明亲自来看望人质,他说,把所有的人领上飞机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本人将继续关怀人质的生命安全。旅客们有礼貌地报以掌声。

1976年6月29日下午4点左右,劫机者宣读了他们的要求:释放53名身陷囹圄的“同志”,其中40人被囚禁在以色列。劫机者说如果在中东时间7月1日下午2点以前得不到答复,就杀死人质,炸毁飞机。

晚上,温弗里德·伯泽出现在大厅里,手持麦克风,用平静的语调通知:“我现在点名,将在座的分为两组。如果您听到自己的名字,请站起来到侧厅去。”点名程序几乎持续到半夜,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分开了。

6月30日,恐怖分子同意释放47名妇女和儿童。不久,法国派代表来到恩德培。从内罗毕飞来一架法航客机,接走了那47人。

7月1日,恩德培机场的人质们对监禁生活渐渐习以为常了,他们有的在在大楼俯瞰维多利亚湖的景致,有的显着不远处停着的几架苏联制造的米格飞机和大楼右边耸立着的新建成的指挥塔台,有的躺在铺位上假装安睡。人们不时地看看腕上的手表,但又想掩饰自己焦灼不安的神态。

“大力神”攻击机

关键人物

营救者“野小子”特种部队

以色列“野小子”1957年正式成立,直属于总参谋部领导,被誉为“总参谋部之子”,主要使命是从事战术侦察、情报搜集以及营救人员等。这支部队的与众不同之处是非常注重团队精神,组织形式类似家族式,一旦加入就得一生为之服务。

这支部队的军官升迁比较快,很多高级将领都出自这支部队,如1991年4月出任总参谋长、并于

1999年5月作为工党领导人当选总理的巴拉克。

1973年4月,沙漠“野小子”首次引起世人关注。当时它针对“黑九月”组织重要成员发动了代号为“青春之泉”的全面刺杀行动,几乎瓦解了整个“黑九月”组织,

而让他们一战成名的则是奔袭4000公里前往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营救人质的突击行动,这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反恐作战史上的一个创举。

佯装谈判

7月1日上午,以色列政府一面佯装要与劫机者谈判,一面召开特别会议,商讨解救行动。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宣布开会:“先生们,政府今天作出了决定。”接着,他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说明:在格林威治时间10点20分,耶路撒冷已经通知巴黎,以色列将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并请法国从中斡旋。

会场一片沉默,一张张面孔表情忧郁,到底作出了让步!人们所急切期望的结果倒是恐怖分子有望获胜,这对今后的劫机者无疑是一个鼓舞。

佩雷斯打破了沉默的僵局:“我现在想问一下,诸位对解救行动有什么建议?哪怕是荒诞离奇的念头也不要紧。”

总参谋长莫迪凯·格尔夫将信将疑地反问了一句,“这么说,我们是在讨论一次与政府决定相悖的行动?”佩雷斯答道:“我想谈的正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营救行动。”与会者一下子振奋起来了,一致认为采取军事行动是唯一的选择——尽管这样做也很难取胜,因为其中实在有太多的难题。佩雷斯和与会者询问摩萨德头胡菲,假如前往营救,特遣行动小组会在地面遇到什么样的抵抗?假如前去营救的飞机在途中需要加油的话,应该做何准备?在劫机者觉察到有情况并匆忙杀害人质时,特遣行动小组是否有机会跑到前面……

胡菲向政府作出的回答是生硬的。他说他现在还不知道,但他愿想些办法来解决问。事实上,从得知飞机被劫的那一刻起,以色列内阁就指示其情报机关研究出可行的对策,胡菲一直同佩雷斯保持着联系。胡菲驾驶的情报机器高速转动起来。现已想办法搞到了恩德培机场尽可能详尽的全部资料。摩萨德特工人员从某家参加过恩德培机场建设的以色列公司搞到了该机场的平面图。几个月前打入乌干达的特工人员已报回他们对局势的估计。驻乌干达邻国肯尼亚的特工人质,已奉胡菲之命,进入最高戒备状态。

法国驻乌干达的大使把“以色列人答应谈判”的消息送到了机场大楼。下午2点,劫机者释放了100名

法国人质,允许他们飞往巴黎。气氛似乎缓和多了。

下午4点,胡菲得到确切消息:劫机者已同意把最后答复期限延长至7月4日下午2点。这一来,为摩萨德和军方营救人质赢得了求之不得的时间。

午餐,又是香蕉和一块硬似皮革的烤肉。突然,多拉·布洛克爆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声,脸色顿时发青,老太太的嗓子里卡着一小块肉丁。于是,乌干达医生决定把她立即送进医院。救护车来了,她儿子艾兰想跟着上车。那个德国女恐怖分子一眼看见了,向他打了个手势,呵斥道:“你留下!你母亲用不着你照顾。”救护车载着多拉·布洛克驶向首都坎帕拉姆拉戈医院的急救站。

临阵磨刀

经过反复琢磨推敲,摩萨德和以军总参谋部确定了营救人质的行动计划,将在7月3日进行突然袭击。电子计算机为这次特遣行动选择了一个代号——“灰烬”。胡菲摇了摇头,听起来不太吉利。他对第二个代号比较欣赏——“霹雳”,这次行动由此得名。

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有4000公里之遥,飞机必须途经肯尼亚,而且需要在肯尼亚加油。胡菲马上意识到,需要与一个人取得联系,他就是布鲁斯·麦肯齐。麦肯齐原是一位英国商人和农场主,已在肯尼亚定居。他是肯尼亚总统乔莫·肯雅塔的好友。麦肯齐帮助肯尼亚创立了国防和安全机构,同时一直向英国的情报机构报告非洲的形势。他与摩萨德的关系也很不错。

长期以来,摩萨德一直通过内罗毕情报站与肯尼亚的安全机构保持着极好的关系,令胡菲对此处特别感兴趣的原因是:内罗毕是非洲大陆最重要的几个首都之一,设在这里的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机构中充斥着来自各个国家的外交官和间谍。肯尼亚成了摩萨德在非洲从事情报活动的战略中心。

胡菲精心建立的秘密关系终于得到了回报,麦肯齐促使肯雅塔总统批准了以色列把肯尼亚作为行动中中转站的要求。内罗毕传来的信息,解决了“霹雳行动”策划者所担心的一个核心问题。肯尼亚还允许以

牺牲者 以色列总理之兄

“霹雳行动”牺牲者的名单,除了正文中提到的约尼·内塔尼亚胡和帕斯科·科恩、迈默尼、艾达·博罗维茨3名人质外,还有两位。

一位是人质——75岁的多拉·布洛克,她当时呆在坎帕拉的医院里。出于报复,乌干达人将其杀害,草草地将她埋在坎帕拉市郊的林中,她的遗体直到乌干达爆发推翻阿明的战争期间才被发现。

还有一位就是布鲁斯·麦肯齐。

“霹雳行动”过去两年之后,麦肯齐因为他与以色列摩萨德的合作而遭杀害;为乌干达服务的利比亚特工安放的一枚炸弹炸毁了麦肯齐的私人飞机,为阿明总统雪恨。

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不幸遇难者中,作为解救人员中唯一阵亡的约尼·内塔尼亚胡,正是今天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哥哥。

快报记者 潘文军 整理



约尼·内塔尼亚胡



“野小子”在训练



以色列特拉维夫,救援人员在运送刚从恩德培机场救回来的伤员

色列作战医院的飞机在营救行动成功之后在内罗毕作短暂停留。

几小时之内,10名摩萨德和军事情报机构的特工人员就乘飞机来到了内罗毕。一部分筹建中转站,为“霹雳行动”做好准备工作,一部分则冒充商人或游客,划着小船从肯尼亚渡过维多利亚湖抵达恩德培,去侦察机场地形和士兵分布情况,并画出进出机场的路线图。胡菲一再强调,只有突然袭击才有成功的可能。于是,无论美国总统,还是中央情报局局长,都没有事先得到有关“霹雳行动”的情报。

以色列人操起装有消音器的冲锋枪就是一梭子,3名乌干达士兵没有开口就一命呜呼了。就在此时,“大力神”2号机也以一种随时能够紧急起飞的姿势进入了跑道。当指挥塔射来的探照灯光熄灭时,“大力神”3号机正在跑道上空几米处徐徐降落。

两名站在候机楼外放哨的恐怖分子发现有情况,没等他们开枪射击,以色列人已开枪将他们打倒。梅赛德斯轿车在大楼前猛地刹住了,特遣队员从车内跳出,约尼身先士卒,冲进了大楼,他首先扣动扳机,一枪击毙了刚想转身的德国恐怖分子伯泽。紧接着丧命的是巴勒斯坦人贾贝利。那

1976年7月3日早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气氛十分紧张。摩萨德头头胡菲力主将这项营救行动按计划实施,国防部长假佩雷斯也决心要干到底,而有些优柔寡断的总理拉宾还拿不定主意。下午,召开了内阁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终,内阁部长一致同意了这项解救人质计划。其实,就在内阁开会定夺之时,4架飞机已从以色列最南部的机场升空,向恩德培飞去。

23点30分,第一架以色列“大力神”运输机的轮子在恩德培机场

位德国女恐怖分子慌忙投出手榴弹。手榴弹滚到19岁的迈默尼的铺上,小伙子吓得灵魂出窍,一跃而起,向盥洗室方向冲去。紧接着,德国女恐怖分子身中数弹,倒在窗户旁。大厅里面,两名“人阵”游击队员用自动步枪和手枪慌乱射击,但马上就被特遣队员雨点般的子弹打倒。

枪声大作,人质处于一片慌乱之中,帕斯科·科恩猛地扑向妻子和小女儿,想用身体保护她们,结果被一小子弹击中大腿……

“我们是以色列军队!”一名特遣队员用扬声器反复喊道,“我们是来接你们回家的,请你们就地卧倒,就地卧倒!”然而对迈默尼来说,这个警告已经太晚了。一名特遣队员以为他是企图逃窜的恐怖分子,向这个活动目标开了枪,迈默尼倒地毙命。另一个人质,家庭主妇艾达·博罗维茨被一颗跳弹击中。

后跟进的战斗小组冲进旧机场大楼的二楼,他们在楼梯上遭遇到了乌干达士兵,立即开枪射击,不到一分钟,乌干达人的抵抗就被粉碎了。乘2号机和3号机抵达的特遣队员们,此刻已控制了整个机场。

在这紧张的战斗中,摩萨德头头胡菲亲自督战。他在一架波音707飞机上设立了“临时指挥所”,在整个行动过程中,这架飞机一直在恩德培上空盘旋。当胡菲一接到“所有恐怖分子全部被歼灭”的报告后,立刻下令:“现在撤出全部人质。”

大楼外仍然传来零星枪声。突然,指挥塔台里胡乱射来一阵枪弹。黑暗中,有一枪命中了约尼·内塔尼亚胡。率领8名先锋冲入虎穴,为解救人质的战斗奠定胜利基础的这员大将将在机场阵亡了。

伤员和死者被放在担架上。众人质踉踉跄跄地向救援飞机走去,许多人仍然晕头转向,尚未从恐慌中清醒过来。第一架“大力神”升空后,被救的100多名人质,脸上绽开了笑容。“霹雳行动”大获全胜,从第一架飞机着陆到最后载着人质起飞,前后只用了40分钟。

快报记者 潘文军 整理



以色列女兵给阵亡将士墓敬礼